

实力派小说家徐广德最新长篇力作

# 特种兵

徐广德◎著

揭示“深圳速度”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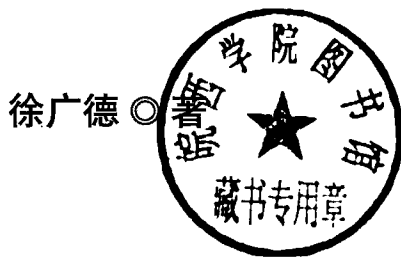
展现特种兵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生活际遇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实力派小说家徐广德最新长篇力作

# 特种兵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种兵 / 徐广德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87-4099-8

I. ①特…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1009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李荣崧

装帧设计 晨曦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特种兵

徐广德 著

---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深圳市鹏兴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87 × 1092毫米 1 / 16 字数 / 468千字 印张 / 29.5

版次 /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5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全国转业军人们，同时向转业深圳工  
作30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万基本建设工  
程兵们致敬！**

在偌大的礼堂里，主席台两侧放着两盆鲜艳醒目的簌杜鹃。有三个人，在神情激动的工程兵当中，显得格外地安静。时间和空间，似乎就在这里忽然定格了。而在他们身旁，有一个空位，静静地待着，似乎在等待着谁的出现……

一束阳光从礼堂的门缝里悄悄地挤了进来，金光闪闪。它，慢慢地在地上攀爬着，爬到了笑得灿烂的簌杜鹃上，再一直爬到那个空着的座位，再接着爬上了他们三个的身上。一直爬着，爬着。爬到了1979年的一天……

“呜……呜……”一列长达16节车厢的闷罐车在深圳桂园路十八道货运站吐完最后几口白气，嘎的一声停住了。呼啸声打破了深圳傍晚寂静的夜空，一车特殊的客人，带着希望，来到了这个中国地图上最南边的边陲小镇。5分钟后，每节车厢几乎同一时间被车厢里的负责人推开。接着，车厢里那些身着深蓝色服装的人背着行李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走下来。很快就在所乘坐车厢旁的站台上结成了队伍。

16个车厢旁的队伍前有16个排长在喊队，那“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的口号声一声高过一声。在整个深圳，在这个货运站，在既寂静又漆黑的夜晚，显得那么的有层次感。那嘹亮的声音划破了深圳的夜空，足可以让香港边界的英籍士兵们感觉到，今晚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不禁警觉了起来。

其实，这群穿着便装的普通人，是一群基建工程兵。他们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个满目荒凉的小镇，是为了准备开始一段艰辛的拓荒生涯。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讨论并通过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历程。

但是，由于过去十年浩劫的荡涤、思想的钳制，使得原本就落后的中

国如同大病初愈的孩子，需要时间和力量来恢复活力。就在这样萧条和封闭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尝试打开这道尘封多年的大门，准备迎接新鲜的空气。其实，这道尘封多年的大门的打开，是源于一个地方：深圳。

1  
2 由于紧邻香港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1949到1979年这30年里，深圳居民历经了几次大逃港事件，深圳流向海外的人口总计多达30万。有些村子，除了老弱妇孺，只要能跑得动的，都跑走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大逃港事件，让人不禁疑问：为什么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人都跑没了，香港的诱惑力到底在哪里？

深圳特区成立以后，各方面的建设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道路、住宅、公共设施等城市基本建设工作也全面展开。但是由于深圳专业施工队伍严重不足，大型的建设项目根本无法动工，只能进行一些规模较小的工程建设，城市建设的进度相当缓慢，基础设施建设力量的不足阻碍了深圳特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政府把特区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详尽的汇报。

为了保证深圳经济建设快速顺利地进行，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冶金系统中抽调了5个连，共1041人组成先头部队，参加深圳市的初期建设。在此之后，陆陆续续又从祖国各地分批挑选了两万名基建工程兵支援特区的建设，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83年。至此，所有支援深圳建设的基建工程兵全部到达深圳。

这就是基建工程兵到深圳拓荒的历史的开始，在深圳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了汗水，留下了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 1

这是一群正值花儿般年龄的士兵，经过三天三夜的车途奔波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深圳。军队的口号声在货运站此起彼伏，在整理队列的过程中，士兵们不禁悄悄地转动着眼球，审视着他们这次执行任务的这个小镇。

傍晚的凉风轻轻地吹来，绕过士兵们的衣服，静静地带走他们身体上

的汗水，让人不禁打了个冷战。

“我的妈呀，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深圳吗？”一个工程兵不禁疑惑地想道。他随着连长的口号做着指定的动作，头还是小幅度地转动了一下，打量着这个寂寥的货运站。脸上的神色从刚下车时的兴奋，慢慢转向失落。

的确，深圳，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当时的全国，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就因为这样，才令这次执行任务的工程兵们对她多少充满了幻想和神秘感。就让我们回到15分钟前，看看他们在车厢中有趣的一幕吧：

“快来看看，深圳差不多到了。”

“连长，深圳是哪两个字？”

“连长，我查地图都查不到深圳在哪里？”

“咋啥都不懂呢，你那普通地图上都查得到的还叫军事机密呀？”

“连长，我们是准备收复香港，还是要打台湾了？”

“安静！别瞎扯淡！我们是要去建设特区。”二营五连连长郭亮想稳住阵脚。

“连长，什么叫特区？”

“特区还用连睡觉都戴口罩吗？”

“特区的楼房有香港的高吗？”

“深圳就靠着香港，咱们瞧得见香港姑娘长得啥样吗？”这一问像点爆了笑库，大伙哄堂大笑，连郭亮也笑了。

“把香港人都吓跑，咱们乘机收复香港吧。”

“就你的破嘴能耐大，你一口气把台湾海峡的水吸干就得了。”

郭亮威严地站起来，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全场，战士们立刻安静了下来。“我也不清楚啥叫特区，反正中央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把特区建设好，要盖大楼，建厂房、修街道，把经济搞上去，力争把香港比下去，让资本主义世界看看，我们中国人搞经济建设也是好样的，我们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去到哪我们就打到哪，绝不能当草包，大家明白吗？”

“明白了！”

在战士们的心中，觉得深圳一定是个美丽的浪漫之地，可是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现实：除了荒凉还是荒凉。

如果说深圳货运站的景象是破败的，那么它的周围就是一望无际的荒

凉了。没有房子，偶尔可见的一间民房也在周围芦苇的掩映下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

“真不是人待的地方。”队伍里不知道是哪位士兵小声地咒骂道。

各种猜测、各种疑惑，连同心中的失落在那一刻一同涌向这批远方的来客。

郭亮表面上平静无波，但是心里翻江倒海。接到建设远方命令的时候他怎么会没有希望？来这里的路上他怎么会没有猜测深圳的样子？但这是国家给他的命令，他只能遵命。

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千个的不踏实，一万个的不情愿也只能藏在心底，这就是军人。虽然环境的恶劣让工程兵心中有些吃不消；虽然心中的失落让这群大兵禁不住去构想往后的日子，可是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就是军人质朴的心灵。在经历了一番反差引起的思想斗争之后，战士们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伴随着坚定的口号声，有人在站台上用竹竿挑起了几盏灯，在夜色中几乎被吞噬了的战士们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一个个穿着蓝色便服的士兵们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待着营长的指示。此时，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重要阶段，如此大规模军队进驻深圳可能会对英国和香港方面造成不小的错觉和压力。所以，在中央军委的决定下，这批工程兵纷纷脱下军装，换上便装，以普通人的身份进驻深圳。

这时，火车载的每个营下属的四个连十六个排的排长分别向连长做了队伍整理完毕的汇报。二营五连连长郭亮以跑步走的形式，跑到全营队列前。一个立正再向左转，面向全营队伍：“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接着，又以标准跑步的形式跑到了站在队伍左侧的二营营长赵斌不远处。迅速立正，并行军礼“报告营长，全营队伍整理完毕，请指示。”

赵斌还了军礼，并说：“稍息！”

郭亮说：“是！”

郭亮跑回队伍前，又立正向队伍说：“稍息！”

赵斌在郭亮以跑步形式回到队伍后，自己也以同样的步子跑到了队伍前：“立正——稍息。”在士兵们整理好队列后，赵斌语重心长地说：“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我们终于到了深圳。我和大家一样，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不瞒大家说，在这之前我连广东都没有来过，所以，今



晚我们一定要听先头部队的向导来调度，一切行动听他们的指挥。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士兵们的声音响彻云霄。

今夜的深圳，注定是无眠的。

罗湖桂园路十八道，深圳货运站人头攒动，上千名士兵让客运站一下子热闹非凡。福田竹子林，在先头部队家属院第一排左数第一家的家中，亦开始“躁动不安”。

这是团长郭宏明的家。

这是一个用红砖砌墙，油毡纸铺顶，简单中透露着温馨的家。中间是客厅，左右两边分别是卧室。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客厅正中间摆着的八仙桌，挤挤挨挨着四张凳子。正堂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下方是一张书桌，上面散放着一些工程用书。两边的墙上除了一张中国地图、广东地图外就没有其他的挂饰。没有沙发，靠门处只放着一张小茶几，旁边摆着两张方凳。茶几上，一口小闹钟伴着一台手摇电话机孤单地走着。

从很远处就可以看到他家所有的灯都亮了。不时听到院内发出女主人的喊叫声：“小浩，我叫你几遍了？菜都凉了，还不叫你哥哥回来吃饭？对了，你爸爸去团部没有坐车，你叫司机小高同志带你一起去接你哥。”

郭浩没吭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喊上司机小高，走出了院子，跳上一辆黄帆布上盖的北京吉普车，关好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员的位置上。小高猛踩油门，开着郭宏明的专车，直奔车站方向……

在深圳货运站微弱的灯光中，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驶来。站台前军姿整齐的战士不由得将目光向车的方向齐聚而来。此时的二营长赵斌，站在距离二营队伍左侧50米处。声音嘹亮地叫着口号：“立正！”

吉普车悄然地在赵斌身边停稳了。郭浩向车外扫视了一下，匆忙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打开车门，面带喜悦地走到眉头稍有紧锁的赵斌面前，小声地问道：“我哥呢？”

站在队伍中的郭亮，看着不远处熟悉的背影，兴奋地咧嘴笑了一下。妹妹的到来让他忘记了军队的纪律，正欲向妹妹招手示意，抬手之际，忽然看见身边站着的战士和赵斌，回了一下神，又连忙把手放下了。

郭浩的目光努力地在战士中搜寻着，终于找到了郭亮。立刻兴奋地连走带跳地来到郭亮身边，拉住郭亮，温柔地说道：“哥，就知道你到了。”

特  
社  
八  
6  
我们快回家吧！妈妈做了一桌子菜等着给你接风呢！”郭亮急忙瞟了一下不远处的赵斌，面有难色地甩开了郭洁的手，示意她不要出声。

看着郭洁这个不速之客，赵斌怒色渐起，不过他还是清了清嗓子，压住怒气，把头向郭亮扭了一下，“郭亮，出列！”

郭亮打了个寒战，无奈地小快步跑到赵斌面前，正欲解释此事。却被赵斌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郭亮，你搞什么名堂？还不叫你妹妹回去？”虽然赵斌训斥的声音不大，但还是被不远处的郭洁听到了。她脸色马上沉了下来，嘟着嘴，向赵斌狠狠地瞪了一眼。然而这一瞪，却令郭洁的身体像突然触电了一般，脑海中闪出了几个模糊的片段，不由得狐疑，赵斌的那张脸似乎在哪里见过？

刚刚被赵斌训斥的郭亮，忍住怒火，挤着笑脸，望了一下郭洁，向赵斌央求道：“营长，看在老同学和我爸爸的面上，你就……”

赵斌依旧不让步，手一挥，稍微把声音抬高了一点，“郭亮，听不懂我的话是不？赶紧叫你妹妹回去！”

面对赵斌的不近人情，郭亮怒火中烧，指着赵斌吼道：“赵斌！我掂着老同学的情面才叫你句营长，当了几天营长，摸着了梯子就顺杆爬了，是不？要不是当初我的极力推荐，你还不知在哪个工程队砌你那破房子！现在倒好，我爸爸看得起你提拔你当营长，你就以为你真的很了不起了？”

面对郭亮的无理取闹，赵斌面色铁青，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沉声道：“郭亮，叫你妹妹回去！”

见到郭亮为了自己的接风而与营长争吵，郭洁有点过意不去。连忙扯住郭亮的衣袖，低头小声说道：“哥，要么，我在一边等等？”

仍在怒火中的郭亮双手抱胸，似闻非闻，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向赵斌望去，“哼！别理他！我就不信他能拿我怎么办！”

争持不下的双方，让站台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郭洁着急了，不时看看赵斌，又看看郭亮，不知如何是好。队伍中也渐渐开始骚动了，士兵们交头接耳，小声地讨论这突如其来的争吵。

正当这时，营教导员蒋敬宝闻讯匆匆赶来，声音在不远处已经响起，“哎呀！干吗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啊？赵斌同志，郭亮同志是不对，可是，他也不是故意让他妹妹来的吗？你就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怎么样？”

看着气喘呼呼赶来的蒋敬宝，赵斌欲言又止。

蒋敬宝顺了一下气，首先转向郭亮，和颜悦色地拍了一下郭亮的肩膀，说道“郭亮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临行前，团长千叮万嘱，不能让一个同志单独行动。我们当然理解伯母急于见你的心情，可我们是军人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当着这么多战友的面，闹成这样，多难看啊？再说，你一个人走了，你们连的战士怎么办呢？”

郭亮和赵斌听后，似乎都有点不好意思，脸也略有松懈了，蒋敬宝见气氛缓和了下来，连忙拍了拍二人肩膀。笑道：“好了，都消消气啊，郭亮，还不归队？”

“是！”郭亮有气无力地行了个军礼，一路小跑着回到队伍中。

蒋敬宝又转向站在身旁的郭洁，探问道：“小洁，你是回去还是……”

郭洁赌气地低着头，两手插着裤袋，踢着脚下的石头，边嘟囔着边走向吉普车：“我人都到这里了，只能继续等呀，不然，妈妈又要骂我办事不力了。”到了吉普车门口，郭洁转过头，向郭亮的方向喊着：“哥，你们快点，我在车上等你！”

这时，一个通讯员急匆匆朝赵斌跑来，向前方指到：“报告营长，团长正亲自带领团运输队从距离我们500米的地方赶来。”赵斌点了一下头，示意明白，连忙转身向战士们训诫道：“团长亲自带领着团运输队就在离我们不远处，大家一定要用最好的军容军姿接受首长的检阅！下面，请各连整队。”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口号声又再次在深圳上空激荡。

很快，不远处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团运输队的队伍渐渐出现在二营士兵的视线里。

团长郭宏明在团干事张树远等陪同下风风火火地走来了。走到站台正前方，检阅完队伍后，郭团长用浑厚的嗓音，向战士们点评这次的工作任务：“同志们，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块即将被我们开垦的土地。大家都看到了，这里的条件很差，所面临的困难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可是，我们是军人，既然中央军委派我们到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来，我们一定要排除万难，把深圳建设好！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战士们的声音穿透着深圳的夜空，像一道气场，在夜空中回

荡，很久没有消散。

郭宏明缓缓巡视着这支先头部队，最后目光落在了郭亮和赵斌身上。他挥了挥手，示意战士们安静下来。“下面，各连要在营长和运输队的指挥下有秩序地离开。营长和各连连长出列！”

几乎在同一时间，5个人以跑步走的形式到达郭宏明面前。行礼完毕后，郭宏明向他们招招手，“你们都过来，我们研究一下运输方案。”

团长郭宏明与他们5个人蹲在了地上，围成一团。郭团长拿着树枝，在地上比划着，为他们5人认真地讲解运输方案，互相讨论了起来，并吩咐他们将此次的运输方案好好地传达给各排排长。待运输方案研究完毕后，郭宏明看了下夜色中静静停靠着吉普车，缓缓地走了过去。看到吉普车里坐着的是郭浩，有点生气：“小浩！你下来！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郭浩在父亲的训斥下，心怦怦直跳，怯怯地推开了车门，嗫嚅着说：“妈妈叫我过来接哥哥的。”

郭宏明叹了一口气：“你妈妈就是这样，真是胡闹，你现在回去，给你妈妈说，今晚你哥就不回去了！”

郭浩很不情愿地上了车，口里小声嚷嚷：“这都什么事啊？又不是我要过来的。——小高，我们回去！”

司机小高闻言，启动了吉普车。就这样，那辆吉普车渐渐地消失在站台上消失了。郭亮看着远去的吉普车，出了神。此时，赵斌与他讨论运输方案的声音就如风一样，在他耳边柔柔地飘走了。

在货运站最右边的区域，团运输队忙而不乱地在分配着物资。团干事张树远也在运输队里有条不紊地进行指挥分配工作。忽然，不远处传来了激烈的吵闹声。张树远循声看去，正好看到郭亮和运输队大队长正在争执不休。

“凭什么让五连先运？这是哪门子的规矩？你是什么人？敢在这和我较劲？”大队长怒气冲冲地挽起了自己的衣袖，露出了坚实的手臂。

“你信不信今天我就让你这大队长滚出团去！”郭亮用手指着大队长，叫着。

运输队大队长气得面红耳赤，正欲争辩。站在身边的战士见状，连忙拉住了他，在耳边小声说道：“大队长，这位大爷咱们可惹不起，难道你不知道他是团长的公子？咱不如就给他行个方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吧。”

运输队大队长听了，眉头紧皱了一下，好半天才似笑非笑地降低了刚才说话的声调，作揖道：“啊！那好，那好。郭亮同志既然这么说了，就让五连先运吧。”

“哼！谅你也不敢怎么着！”郭亮趾高气扬地离开。

而在一旁观望的张树远，脸上不由得浮出一丝忧色。

在货运站的另一边，二营营长赵斌正拿着运输方案研究着。忽然听见五连方向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你们五连架子可真够大！我说怎么我们营运输物资少了很多，原来都到你们这里来了！这可是哪门子的秩序啊？”

“东西可是我们连长要运回来的。怎么，六连长？不服气？有本事找我们连长去！”

争吵的声音越来越严重，赵斌感到情况不妙，急忙向五连方向走去。

六连长看到赵斌走来，立刻抱怨起来：“赵营长，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刚才您说的运输方案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变味了呢？他郭亮怎么会这样？即使你们是老同学，也不能这么偏袒吧？陪太子读书这等事我可没兴趣奉陪！”六连长耷拉着脑袋，愤愤地说。

赵斌听后，面色铁青，转过身，冲着身边的五连战士大吼：“你们愣在这干吗？还不过去把你们连长叫来！”五连通讯员的影子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很快，通讯员回来了。身后的郭亮踱着八字步，手插在裤兜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见到赵斌，懒洋洋地说：“哟，老同学，什么事情啊？这么心急火燎地把我找来了？你火烧眉毛了？”

赵斌手指着郭亮，火冒三丈骂道：“烧你个头！我问你，是不是你去运输队把六连的运输物资给运过来了？”

郭亮手一摊，悻悻笑道：“就这小事？我又不是没给运输队大队长打招呼，人家分配给我的，怎么现在说成是我运过来的呢？”

“分配？你别拿你那套糊弄我！我还不知道你肚里有什么歪歪肠子！你给我听着，三分钟之内把物资给我运回去！好好向人家道个歉。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否则……”

“否则怎么着？”郭亮打断赵斌的话，“我还不是为了连队能早点

完事回去休息？不是你，我已经回家见到我妈了。你看，现在我妹妹也走了，一会我还得自己走路回家。难不成，你赵大营长会派专车来送我回去？”

赵斌气得忍无可忍，紧攥着拳头，一脚向郭亮踹去。郭亮见他怒气冲冲，不禁提高了几分警惕，此刻见赵斌这突如其来的一脚，连忙闪了一下身，巧妙地躲开了。

郭亮见赵斌动了真格，不服气道：“你还真敢动手？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赵斌怒上心头：“你少给我装腔作势！如果你真有本事就给我离开二营，我二营没有你郭亮照样转，而且，还会转得更好！”

“好！这是你说的！我还不想在这和你瞎胡闹！”说完，郭亮扭头就走。

赵斌显然没有料到郭亮会来这手，气得愣愣地看着郭亮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过了一会儿，赵斌才回过神来，冲着身边的战士吼：“都发什么呆？还不快点把运输物资还回去，要是耽误了，我可要你们好看的！”战士们见状，吓得纷纷散去。

战士们散去后，深夜中的站台显得格外的冷清。赵斌站在灯光下，点起了一根烟，慢慢吐出了几口烟云。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身影，异常孤独。

离二营驻扎地白沙岭不远处，有一盏菊黄色的灯，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略显干枯的当地人，守着一个杂货店。店里东西虽然不多，但却蒙上了一层灰尘，似乎很久没有人光顾的样子。橱窗里，摆着几包瓜子、糖果，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罐饮料。

一个小战士从远处匆匆跑来，在货铺前张望着。发现一个绿色为底的盒子，印着一朵绽放的黄菊花，盒体上很明显地写着菊花茶三个字。

小战士面露喜色，指着盒子，向店老板说道：“给我一盒菊花茶。”

店老板疑惑地看着他，口里不知道说着什么。

小战士发急了，指着盒子说：“菊花茶，防水土不服的。”

店老板依旧疑惑地看着，但似乎已经明白了小战士的意思。从橱窗里拿出一盒菊花茶，并拿出吸管往纸盒上一扎，递给小战士。伸出5个手指，示意5角钱。

小战士拿着菊花茶掂了掂，感觉很重，随手一挤，带着菊花味的水挤了小战士一脸。小战士生气地抹着脸上的茶水，把菊花茶递回去：“我要的是茶叶，不是茶叶水！”，示意要退货。

店老板不依，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比划着说：“你要的就是这个，不能退。”

小战士和店老板吵起来了，陆续有人上来围观。小战士被店老板拉着不让走。这时，郭亮从人群中挤进来，掏出了5毛钱扔在柜台上。把小战士拉了出来，训道：“不就是5毛钱吗，也值得你这么争？刚到深圳就败坏我们工程兵的形象！都给我回去，小心我给你个处分！”

说完，郭亮匆匆离开，消失在人群中。

昏黄的路灯下，怒气冲冲的郭亮朝竹子林家属院方向走去。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他走到第一排左数第一家门口，用力敲门：“开门，开门！”

没有人应声，郭亮更用力地敲门：“开门，开门！”

随着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郭亮母亲李秀英的声音传来了：“来啦来啦，小洁，快起来，你哥哥回来了。”

这时，好几户人家的灯都亮了起来，偶尔还能听到隔壁传来的重重的几声咳嗽。

灯光很微弱，可还是能看到李秀英从屋里出来，给郭亮开了门。看到风尘仆仆的郭亮，李秀英一把抱住儿子，喃喃地说：“我的心肝，看看，都瘦成这样了。”郭亮挣脱出母亲的怀抱，向屋里走去，摸着肚子：“有没有给我准备吃的？下火车到现在都没吃什么，快饿死我了。”

“有，有，我给你热热去。”李秀英忙不迭地跑进厨房。

郭亮走到茶几前坐下了，正好看到睡眼惺忪的郭洁揉着眼睛出现在卧房门口，“咦？你怎么回来了？爸爸不是说你今晚不回来了？你们营长放你走了？”

郭亮一听到营长两个字火不知从哪里上来。“营长？什么狗屁营长？管到老子头上了！我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这时，李秀英端着热腾腾的饭菜从厨房出来了，听到这话，接口道：“我宝贝儿子要回来，他还左一个不许右一个不行，太不像话了！来，亮亮，消消气啊，趁热吃点东西，不要饿坏了。”李秀英把饭菜放到客厅正

中的八仙桌上，郭亮连忙拉开凳子坐上去，狼吞虎咽地吃起饭菜来。李秀英也在桌子前坐下，慈爱地打量着多日不见的儿子。

郭浩满脸不高兴地走到茶几前坐下，“妈，你说你也是的。哥哥回来就回来呗，非得把我拉起来。这大半夜的，还要不要睡啊？”

李秀英满脸堆笑，看着狼吞虎咽的郭亮说：“我这不是高兴过头了。小浩，要么你先去睡好了。”

郭浩一听，如逢大赦，“那好，我去睡了。对了，哥，你们那营长太不近人情了。可爸爸好像还很喜欢他的样子。”

郭亮头也不抬，口里还含着饭，口齿不清地说：“他？赵斌。是我在大学的同学，哼！还不就是仗着爸爸喜欢他。没有我他会有今天？”

“赵斌？”郭浩重复着这个名字走向卧室，在货运站闪过的几个模糊片段，逐渐清晰了……

那是1978年的秋天。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拉在这个水泥地铺就的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篮球场上。它位于操场的东北角，篮筐有点破旧，随风飘落的树叶，让秋日的篮球场略显沧桑。

球场上，郭亮、赵斌与众人在认真地打着篮球，没有注意到郭浩正挎着一个蓝色小包向这边走来。

在郭亮的配合下，赵斌站在三分线外很潇洒地投了一个三分球，暗黄色的篮球在天空中抛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准确无误地落入篮筐中。众人不由得拍手称好。此刻，金色的阳光斜照在他们的背影上，就像是镀上了一圈光晕。

走到篮球场边缘的郭浩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也忍不住停下，喝起彩来。

这时，郭亮、赵斌同时回头，看着郭浩轻快地向他们走来。

郭亮笑着向赵斌指道：“我妹妹”。就把球扔给赵斌，向郭浩跑来了。

郭浩掏出手帕递给郭亮：“哥，擦擦汗。”

郭亮胡乱地在脸上一抹，口里问着：“你怎么来了？”

郭浩想想，向郭亮招招手，示意他靠近，然后用手拉着郭亮的耳朵说：“爸爸到你们学校挑人，我也跟着来了。这可是机密哦，你可不要随便散播。”



这时，赵斌也从篮球架下向他们兄妹俩走过来了。

郭亮把郭洁的手帕随手递给赵斌，“兄弟，你也擦擦。我爸爸来学校要人呢！有兴趣没？我跟爸爸说，让我们一起去，怎么样？”

郭洁一听，嘟起了小嘴，跺着脚，娇嗔着：“哥……”

郭亮搭着赵斌的肩膀，走出了球场，回过头，望着身后的郭洁，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他是我的好兄弟，不会乱说的。再说，我一个人在部队多没意思。”

郭洁耸了耸肩，无奈地跟在他们身后，一同离开。

深夜的深圳货运站还是一片繁忙，到处都是战士们卸货的声音。连日的舟车劳顿，让赵斌有点撑不住了，一个人找了块空地，坐下了。没有燃尽的烟在他手上半明半灭，过去的一幕幕涌上了心头……

记忆回到了几年前，他还在部队大学读书的时候。

依旧是那个略显破旧的篮球场。郭亮和赵斌在一起打篮球，双人对抗。赵斌背向球篮站立，两脚平行开立，两腿弯曲，两手持球于腹前。郭亮双手伸开，眼睛死死盯着赵斌，忽然，赵斌以左脚为轴转身，右脚向右侧后方跨步，上体右转，脚尖指向侧后方，右手向右脚前方放球，左脚前脚掌内侧迅速蹬地，向球篮方向跨出。

郭亮防守不及，眼睁睁地看着赵斌投下了一个大满贯。

回忆起这一幕，赵斌露出了久违的笑，一个真正从心底发出的微笑。他吸了一口烟，继续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

有一年冬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队的大院，刚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的一片，银装素裹，甚是别致。不远处，有一个不小的操场，放置着几件简单的体育器材，在缓缓飘落的雪花中，那里显得那么的孤单。操场两边是落了叶的白杨树，被一夜的积雪压得有点不堪重负，而垂掉下来的银条和几片没有完全落下的枯叶在寒冷的北风中瑟瑟发抖，苍茫的景象，让人觉得这个冬天分外的冷。

只见有两行清晰的脚印从部队营房延伸过来，在洁白的雪地上分外显眼。脚印的尽头是团长郭宏明和新任命的二营营长赵斌。两人在雪地上边走边说话，白色的气体从他们口中不断呼出。

郭宏明语重心长地拍拍赵斌的肩膀，说道：“这次任命，我也反复斟酌过，还是觉得你比郭亮成熟稳重得多，郭亮的性格像个孩子，都是他